

大唐兴亡三百年⁷

大结局

比《唐书》有趣，比《资治通鉴》通俗，
比《隋唐演义》靠谱，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。

王觉仁 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大唐兴亡三百年⁷

比《唐书》有趣，比《资治通鉴》通俗，
比《隋唐演义》靠谱，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。

王觉仁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兴亡三百年 . 7 / 王觉仁著 . -- 北京 : 人民日报出版社 , 2018.10

ISBN 978-7-5115-5506-9

I . ①大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唐代—通俗读物 IV . ① K242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9565 号

书 名 大唐兴亡三百年 . 7
作 者 王觉仁

出 版 人 董 伟

责任编辑 林 薇

特邀编辑 汪超毅 沈 骏

封面设计 谢明华

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 政 编 码 100733

发行热线 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 (010) 65369530

编辑热线 (010) 65369526

网 址 www.peopledaily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x 1000mm 1/16

字 数 320 千

印 张 23.25
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15-5506-9

定 价 5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请致电 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王觉仁

知名畅销书作家，影视编剧，传统文化研究者，
迄今已出版作品 600 余万字，代表作有：

《大唐兴亡三百年》（原名《血腥的盛唐》）

《王阳明心学》

《兰亭序杀局》（已改编成影视作品）

《大汉天机》（剧本）

多年致力于唐朝的研究，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均有独到解读，《大唐兴亡三百年》是其潜心多年的力作。本书完整还原了唐朝近 300 年的风云历程，已成为多数读者了解唐朝历史的选择。



2019
T

大唐兴亡三百年。



读客® 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

轻松有趣，扎实有力

目 录

| 第一章 | 混沌贞元

贤明宰相与糊涂天子 / 001

官场铁律：劣币驱逐良币 / 007

藩镇：疯狂奔驰的烈马（上） / 013

藩镇：疯狂奔驰的烈马（下） / 021

| 第二章 | 从顺宗到宪宗

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 / 029

王叔文：举世浑浊我独清 / 034

飘风骤雨的“永贞革新” / 039

宪宗：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/ 045

削藩不是件容易的事 / 052

一个心向李唐的人 / 059

革命尚未成功，李纯仍需努力 / 066

| 第三章 | **元和中兴**

- 宦官与文臣的博弈 / 076
- 两个宰相的斗法 / 082
- 武元衡被刺案 / 094
- 李愬雪夜袭蔡州 / 098
- 平藩的最后一战 / 108
- 中兴：一朵刹那凋零的昙花 / 113
- 宪宗之死 / 119

| 第四章 | **青春皇帝，玩乐天子**

- 蠢蠢欲动的河北 / 128
- 永不臣服的心 / 133
- 元稹的仕途：官场就是一张网 / 142
- 相权之争：渔翁得利的李逢吉 / 151
- 敬宗登基 / 156
- 一人独大的朝堂 / 161
- 玩乐天子：我的青春我做主 / 166
- 把娱乐进行到死 / 175

| 第五章 | **平藩、除阉、斗相，悲剧三重奏**

- 向藩镇宣战 / 181
- 志大“财”疏：文宗的软肋 / 186
- 牛李党争：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/ 191
- 流产的“除阉计划” / 200
- 党争进行时 / 211

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/ 219

甘露之变：喋血大明宫 / 226

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 / 236

武宗登基 / 243

| 第六章 盛唐终结之前的回光返照

强势宰相与超级宦官 / 249

仇士良：一个权宦的完美谢幕 / 255

李德裕的人生巅峰 / 261

宣宗登基 / 267

“傻子光叔”的帝王之路 / 272

山河长在掌中看 / 278

大中之治：最后一抹辉煌 / 283

懿宗登基 / 291

| 第七章 | 一盘散沙的唐朝

内忧外患的帝国 / 294

庞勋之乱：大唐的人心散了 / 300

僖宗登基：乱世小皇帝 / 305

黄巢：被社会遗忘的人 / 310

我花开后百花杀 / 316

狼虎谷 / 320

| 第八章 | 凄凉大唐晚景

遍地枭雄 / 328

昭宗：孤独的拯救者 / 333

守望春天 / 337

灵魂中的七道伤 / 343

光化政变：天子成了阶下囚 / 348

流亡的路上没有方向 / 353

走向终点 / 358

| 后记 | / 363

| 第一章 |

混沌贞元

贤明宰相与糊涂天子

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的损失，更是帝国的莫大损失。

不过，德宗是幸运的。因为上天除了李泌之外，还给他准备了另一位贤明的宰相。

他就是陆贄。

早在建中四年（公元783年），也就是德宗流亡奉天期间，陆贄就以一个普通翰林学士的身份担起了一个宰相的职责。当时，朝廷的许多大政方针都出自陆贄的筹划，德宗也对他言听计从，《罪己诏》的颁布即是其中典型一例。

所以，当时的陆贄普遍被人誉为“内相”。

但是，诸藩之乱平定后，德宗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贄。

因为陆贄为人率直，言辞总是过于激切，经常让德宗很不爽。每次陆贄进言，德宗都会感到宝贵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此外，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也时常在天子耳边嘤嘤嗡嗡，编排陆贄的不是。因此，即便陆贄德才

兼备、人望颇高，却始终与宰相之位无缘。

李泌去世后，户部侍郎窦参、太常卿董晋继任宰相。窦参为人刚愎自用，凡事独断专行，而董晋却是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，朝政大权自然都落到了窦参一个人手里。窦参不仅专权，而且还纵容一帮亲信贪污纳贿。德宗屡屡警告，可他却置若罔闻。德宗忍无可忍，只好在贞元八年（公元792年）四月将其罢黜。

窦参一贬，朝堂上就只剩下董晋这个形同虚设的宰相了。要想让帝国朝政尽快回到正轨，清除窦参留下的恶劣影响，就必须物色一个刚正贤明、德高望重的人来当首席宰相。

直到此刻，德宗才想起了与他共过患难的陆贽。

这一年四月，被冷落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他的宰相之位。

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终于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，陆贽自然是全力以赴。就在拜相当月，陆贽便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，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，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荐人才担任下属官员。但是在任命状上，要注明推荐人的职务和姓名，以便将来考察被推荐人的政绩，从而对推荐人进行相应的奖惩。

陆贽之所以推行这项人事改革，目的就是要避免因宰相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任人唯亲、专擅朝政、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。而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公开推荐下属官员并承担相应责任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行政公开化，消除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，尽最大努力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。

陆贽这么做，显然极大地削弱了本来属于宰相的权力。

而此时此刻，削弱宰相权力就是在削弱他自己的权力。

仅此一点，我们就不难看出陆贽的坦荡襟怀和无私品格，更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执政者的清明理性和廉洁精神。

无论古今中外，要判断一个执政者（或执政集团）是否合格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——为了维护国家、社会和民众的利益，这个人（或这个集团）愿不愿意用权力的右手砍断权力的左手？或者退一步说，愿不愿意让自己手中的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和监督？

这个要求貌似很高，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，这其实只是对执政者最基本的要求。因为，权力的属性是公有的，从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私有财产，无论这个人或这个集团用什么方式获得权力，都只是权力的“代理人”，而非“所有者”。

虽然陆贽不懂得现代政治文明，但他本着自己的良知做事，却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。陆贽之所以愿意削弱手中的权力，就是因为他并不把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。因此，为了维护朝廷和国家的利益，他当然乐于为权力寻找一种更有效、更合理、更透明、更公正的运作方式。即使这种方式是用自己的右手砍断左手，即使这么做伤害了他个人的利益，陆贽也在所不惜。

毫无疑问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执政者。

对于陆贽推行上述人事改革的目的，以及陆贽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坦荡和无私，德宗当然都看得很清楚，所以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改革方案，于这一年五月下诏颁行。

然而，仅仅数日之后，便一再有人跟德宗打小报告，说各台省长官举荐的人都是徇私受贿的产物，并不是真正的人才。德宗一听，赶紧私下告诉陆贽：“自即日起，各台省官员的任命和调动，都由你自己做主，不要交给各部门长官。”

陆贽闻言，随即连上三道奏疏。

第一道奏疏说：“唐朝自开国以来便有规定，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拔由宰相合议，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铨选，然后上奏皇帝批准，下诏任命。但后来佞臣当政，废除了宰相合议制度和公开推举制度，单独行使权力，用以

捞取个人利益，因此即便是品行才学出众者，若没有当时宰相同意，也得不到提拔和任用。这就是一直以来的弊政。”

第二道奏疏说：“自从陛下颁布人事改革诏书，被推荐的人才不过十几个，评议他们的资历和人望，并不逊色于同僚；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才能，也没有发现什么污点和败绩。可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随口抨击，误导皇上的判断。由此可见，要让用人制度公正透明何其困难！臣建议，让那些抨击者提出具体的指控，何人受贿，何人徇私，然后交给有关部门严加审查，判断虚实。若确有其事，就对推荐人进行惩罚；若纯属诬告，就对诬告者实行反坐法。再者说，宰相不过才几个人，怎么可能了解所有的人才？如果所有官员都由宰相亲自遴选，宰相势必也要辗转向各台省长官征求意见。如此一来，公开推选就变成了私下举荐，阳光政务就变成了暗箱操作（易明扬以暗投），任人唯亲的现象就会更多，流弊也会越来越严重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只要是实行人事改革，就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，因此不可能不遭到毁谤。”

第三道奏疏说：“今日之宰相，必是往日之台省长官；今日之台省长官，必是将来之宰相，只是官职有所变化，做事情的方式不会马上改变。既然如此，哪有当台省长官时没有能力推举一两个下属，一旦居宰相之位，便有能遴选千百个官员？所以，若要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，就要由最高领袖选拔宰辅大臣，宰辅大臣选拔中层官员，中层官员选拔下级官吏——没有比这种层层负责的办法更好。总之，选拔人才的时候，接触面越广越好；考核他们的能力和绩效时，标准则越精细越好。这才是正确的用人之道。”

陆贽这三道奏疏，摆事实讲道理，把用人制度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都分析得十分透彻，相信只要是脑袋清醒的皇帝，一定会采纳他的建议，把人事制度改革继续推行下去。

然而，德宗的脑袋并不清醒。

无论陆贽如何苦口婆心、据理力争，他还是执意追回前诏，罢废了这

项新政。

德宗虽然迫于时势，不得不提拔陆贽为相，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喜欢这个人。在德宗看来，陆贽身上的种种闪光点似乎都太过刺眼了。

就拿“清廉”这个品质来说，按理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点，没有哪个领导不喜欢自己的手下清廉，可德宗偏偏就是看不惯陆贽的清廉。

贞元九年（公元793年）春，德宗让人转告陆贽，说：“卿清慎太过！诸道馈遗，一皆拒绝，恐事情不通，如鞭靴之类，受亦无伤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四）

你做人太过清廉和谨慎了！各道馈赠的礼物，你一概拒绝，恐怕不通人情，像马鞭和靴子之类的小东西，就算接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陆贽闻言，顿时哭笑不得。

面对这样的糊涂天子，他也只能再次不厌其烦地摆事实讲道理：“官员接受贿赂，就算只有一尺布，也算犯罪，必须惩处¹。即便是低级官吏，也要严禁受贿，何况是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，岂可开此方便之门？受贿之门一开，欲望一定膨胀，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，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。眼前有种种诱惑，内心又岂能不乱！既然与人私下收受结交，就不能不满足他的请求，于是涓涓细流汇成江河，江河泛滥遂至成灾！再者说，若接受某甲的东西而拒收某乙的东西，则某乙必定会有怨言；若无论何人概不接受，大家便习以为常，又怎么会对宰相生出猜嫌之心？”

不知道陆贽的这番道理有没有说服德宗，反正仅从“鼓励宰相受贿”这一点来看，说德宗是糊涂天子就不算冤枉他。暂且不说大唐的律法对贪污受贿的惩罚是何等严厉，就算没有这些律法，一个皇帝也应该深深懂得“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”的道理。

当年太宗李世民得知一个官员受贿一匹绢，就大发雷霆，打算砍掉

1 根据唐朝律法，监守自盗者，一尺布打四十棍；受贿枉法者，一尺布打一百棍。

那个人的脑袋，没想到如今的德宗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主动劝说宰相受贿。太宗皇帝倘若地下有知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

虽然德宗只是劝宰相收一些马鞭、靴子之类的小东西，可就像陆贽说的那样，方便之门一开，谁的欲望不会膨胀？马鞭、靴子既然“奉旨”可收，黄金美玉凭什么不能“奉旨”而收？

正所谓窥一斑可知全豹。有德宗李适这样的天子，大唐帝国重回太平盛世的可能性即便不说是零，恐怕也是微乎其微了。

陆贽很不幸。他怀抱的是辅佐圣主的理想，可遭遇的却是糊涂天子的现实。在德宗手下当宰相，陆贽注定不可能有什么作为。

在陆贽前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中，大多数针砭时弊的建言献策都得不到德宗的采纳。陆贽的满腔热忱和宏大抱负，最终只能化为一摞摞厚厚的奏章堆积在天子的御案上，旋即又被塞进年深日久、汗牛充栋的宫廷档案库里，等待灰尘的覆盖和白蚁的蛀蚀。

一直到许多年后，有心人把陆贽的奏稿辑为一册，命名为《陆宣公奏议》，从而流传于世，后人才得以从那些发黄的书稿中，窥见一种清明透亮的政治智慧，并且感受到一种超迈高洁的人格力量。

在暗如长夜的贞元年间，在混沌不堪的中唐历史上，这样的智慧和人格力量虽然不曾照亮那个时代，但它们所发出的光芒却足以擦亮后人回望历史的目光。虽然谏言多数不被采纳，但陆贽却始终不肯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。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总是犯颜直谏，而且进谏的言辞也不宜太过尖锐。陆贽淡然一笑，说：“我只求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所学，其他的事情在所不计！”

陆贽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可德宗却不能不计较他的天子尊严。

对李适来说，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，他总是在这面镜子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照见自己的缺点和丑陋，这就使得皇帝到最后不仅是觉得丢了面子，而甚至于是感到愤怒了。相形之下，时任户部侍郎、判

度支的裴延龄就让皇帝很有好感，李适跟他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在，就像他当年跟卢杞在一起时一样。

而这个裴延龄，正是卢杞当年在位时引荐的。

官场铁律：劣币驱逐良币

常言道名师出高徒，当初的卢杞最善逢迎，如今的裴延龄自然也是精于拍马。有一次，德宗打算重修京师的神龙寺，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，却遍寻不获，结果裴延龄马上说：“臣最近在同州（今陕西大荔县）的山谷里，发现了几千棵大松树，高达八十尺！”

德宗很诧异，说：“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千方百计在京师附近寻找大型木材，却一直找不到，为何现在忽然有了呢？”

裴延龄答：“天生珍材，往往要等到圣明天子在位时才会出现，开元、天宝年间，怎么可能找得到！”言下之意，如今的天子比缔造了开元盛世的玄宗还要圣明。

德宗闻言，表面上虽不动声色，实际上却浑身酥麻，受用无比。

当然，德宗之所以喜欢裴延龄，不仅是因为他很会说话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——裴延龄很会帮朝廷搞钱，尤其是帮皇帝的小金库搞钱。

贞元九年七月，刚刚当了一年财政大臣的裴延龄奏称：“臣自从就任判度支以来，查出天下各州欠缴的赋税多达八百余万缗，此外，已征收各州的交易税三百万缗，收缴的各种贡物折合现钱三十万缗。臣建议，在左藏库中另行设立一个‘季库’，对欠缴、耗损和盈余的账目每三个月清查一次；另外设立一个‘月库’，专门管理各种绢帛贡物，并每月核查。”

裴延龄这道奏疏相当于他上任一年来的工作报告，里头既发现了前任遗留下的问题，又总结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工作成绩，并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，看起来确实是个精明能干的理财高手。德宗看了奏疏后

非常满意，马上照准。

然而，裴延龄真的是理财高手吗？

不，他是个冒牌货。

他所发现的巨额欠税问题，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闻。历届财政大臣都知道这回事，可没人能把这笔款收上来。因为欠税的对象均为赤贫或破产的农民，所以这笔巨额欠款早就成了呆账坏账（徒存其数）。此事财政部门尽人皆知，可裴延龄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肆鼓吹，把它当作上任后的一大政绩。这件事除了忽悠一下外行人德宗李适之外，只能让内行人视为笑柄。

再来就是三百万缗的交易税。这笔钱其实左手收进来右手就花出去了（给用旋尽），到裴延龄汇报政绩时，这笔钱估计已经一文不剩，可他却还煞有介事地设立什么“季库”，好像国库里头的钱多得管理不过来似的。

最后就是管理贡物的所谓“月库”。这也纯属脱裤子放屁的无聊之举。因为绢帛贡品本来就是左藏库中的经常项目（皆左藏正物），何必多此一举，另立管理部门呢？

很明显，裴延龄之所以要脱裤子放屁，目的就是“虚张名数以惑上（德宗）”。这就像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人去拍相亲照，为了掩饰谢顶的尴尬，只好先把仅有的头发梳到左边拍张左侧照，再把头发全部梳到右边拍张右侧照，这样不管左看右看就都很帅了，其实他的秀发梳来梳去也就那么几根。

裴延龄就是拿着这样的“相亲照”博得了德宗的青睐和宠幸。“上信之，以为能富国而宠之，于实无所增也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四）

裴延龄为了报答德宗的知遇之恩，除了尽力“充实”国库之外，当然也要尽力充实德宗的小金库。

可裴延龄实际上是太常博士出身，写几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还算凑合，要说扩大税源、增收财政，他压根就一窍不通，如何才能让德宗的腰包鼓起来呢？